



文心雕龍

從至
十八
尾

文心
雕龍

16
2648
4

尾



216
2648
4

文心雕龍卷第八

大郡賦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鶴湖曹廷棟六圃
谷陽衛自浚半邨
參訂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引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
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
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
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音憤以斥

未字傳詩謂
有不取義之
興未也此言

言與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雖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蟬以寫號呼漣衣以擬心憂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

通特與義銷
七即比體亦
與三百篇中
之比差別大
抵是賦中之
比循聲逐影
擬諸形容而
已無如鶴鳴
之陳論傷病
之諷諭也

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
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
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還信舊章矣夫
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
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箏籟此
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
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
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
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

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
都云起鄭舞爾曳元作爾袖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
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
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
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綜比義以敷其華
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瑩賦云流金在沙季
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
以切至為貴若刻鵠元作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
心斷辭必敢措雜詠歌如川之渙

六義

見明毛公

續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尸鳩

詩小序尸鳩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壽

金錫

見衛風淇水篇

玕璋

見大雅卷阿篇

淇衣

見邶風

席卷

見小雅

如雪

見曹風

如舞

見風大雅

夸毗

見大雅

優柔

溫潤

刻鵠

類鶩

類鶩

鵠字季鷹

刻鵠

類鶩

類鶩

鵠字季鷹

與兄子書效伯高不得猶為難厚
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左右 肝膽（其）自其異者視
手 肝膽（其）自其異者視
悔斷而敢行鬼神
避之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
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
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
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
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

容舳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
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
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
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
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澧
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
廉與鷦鷯按本賦作雉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
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

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
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獵鞭宓妃以饒屈原。張衡
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
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
而飾元下有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官
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整
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泐飾而得奇
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攢
而羞跼步。辭人煒燿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妾絕

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
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
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
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
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
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天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容勑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千億天雅千孫百福子孫千億子遺

尔雅周餘黎徒與湯湯洪水方割蕩滔天湯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杵武成前徒倒戈吹

杵鴉音會頌翻彼飛鴉集于杵茶味天雅周原膺景差景差

王遊於臺之宮宋王景差焚大夫奔星苑虹王上林賦奔星更於飛廉

焦明王林賦徑峻險越窟厲水樵飛廉弄解牙注飛廉龍雀玉

樹揚雄曰泉賦翠玉樹之青葱今注漢武故事曰鬼神甘泉賦鬼

速兮半長途而下顛注言鬼魅至比目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注海

若西京賦海若游于元宓妃揚雄羽獵賦灑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

洛水元冥以水紀故為水師注元冥水曰味為水官之長又共工氏

冥於湖題嗾嗾揭業西京賦嗾

事類第三十八

林賦嗾嗾嗾嗾會靈寒谷劉向列傳懸術在燕有谷寒不生鵬運光殿賦飛陸揭孽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

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

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

者也至若滄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詰民敘遲

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

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

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
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
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鷖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
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官箴頗酌
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
於崔班張蔡遂据撫經史華實布護因書立功皆
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
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饒有
才富而學貧學貧者地遭於事華才饒者劬勞於

才與天授非
人力所能為
故以下專論
博學

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仙覽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
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
偏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木。而自奏不學。及觀
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
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
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
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
才思之神臯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
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汪作膏腴。是以將贖才力。務

徒博而按練
不精其取事
據理不能約
屬無當也
見其人矣

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一作須覈衆美輻輳。夫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歛。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垂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

因以茂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二字。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蕭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

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且鷦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高宗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箕子

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政典

夏書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首級無赦

遲任

盤庚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鵲冠

漢書文志鵲冠子一

賦中多用鵲冠子語

引李斯書

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

鑼

鑼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鑼

之旗樹靈

百官

揚雄有百官箴

遂初

劉敞集有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

拈撫

漢

文志拈撫遺逆注

布濩

東京賦聲教布濩注布濩猶散被也

自奏不學

揚雄答

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

墨錢六萬得

狐腋

賈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雞蹠

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

而後

劉劭

魏志劉劭字孔才嘗

歆盟

毛遂事見

管庫

隸臣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左

鼓缶

關相如傳趙王與秦王

會澠池秦王酒酣令趙

王鼓瑟蕭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澆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風俗通義在

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

寸管

淮南子夫車之所以

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能薄

千思者以其要

在三寸

運關

受子五寸之關能

衛足

完傳齊則鮑屠孔子曰鮑莊

之轄

制開闔所居要也

衛足

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蔽其

足庇根

佐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萬萬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

以為比况 左傳山有水 匠石 莊子匠石之齊見濠社濠匠石不顧曰此不材之木也

國君乎 文梓 越春秋越王使木工伐木天生 無惜 不其於會亦無惜焉

注曹問也 曹與曹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輔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摠異音。周禮保張審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

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摠閱音義。鴻元作鳴 朱改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

六經之文有三尺童子皆知者有師儒宿老所未習者豈有一定之難易哉於此所共曉與夫廢耳

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纂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諺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

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致愚公改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壞恠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凶。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翻。元作翻。結朱改。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騷。論。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

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黠點元作無而篇聞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爰方冊紛綸簡盡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

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音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思采騰奮

鬼哭粟飛

淮南子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官治民察

見徵聖篇

軒風俗通

周秦常以歲八月禮軒之使探異代方言藏之秘府

六書

周禮保氏教國子六書五曰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

事假借

吏師秦始皇本紀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刪籀造隸

漢書文志籀文七章秦丞相李斯

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顯異所謂秦篆者是也
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為趨省以施之於徒隸也
漢興蕭何律律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隸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
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用
翻舉勅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篆書隸書篆書
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
馬字缺畫
馬石君傳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昆而五今四不足二獲讀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
相如譏
篇漢藝文志謂帝時司馬張敞傳業漢藝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字
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程邈傳邈少孤其母張敞女邈從敞子
邈亦得其家書古字殊又切孤從邈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篆邈子林
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揚雄纂訓漢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
邈味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者以百數各令記之於庭中揚雄
取其有用者京賦注凡數孔徒西京雜記郭威以為爾雅周
以作訓察篇分有二為大半三接之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武
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浩方劉成休文和謝宣城詩

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縠何纒紛陸上衡日出東
南隅行簡編結瑤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義也若賦則更有
十接二十接音黠劉向九歎望舊邦之三寫爾雅子書三寫
不止者矣音黠今注踏黠暗也魚成魯帝成虎三豕
家護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
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
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
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
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
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汪作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

唐平原云一
篇之隱秀其
秀之謂乎

發譬交象之變五元作玄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王改
體變交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
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
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纖麗字宛乎逸
態若遠山之浮烟靄嬖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
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
孃字此無孃字應是孃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
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
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唯心

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
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
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
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之
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
室之少珍馮本有此二字若百詰詩字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
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微隱聊可指篇古詩
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
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

叔夜之字嗣宗之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
衡之字彭澤之字以上四句功甫本關八
俱適乎下關二字一本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
至涼飈奪火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
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
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
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
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
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

改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
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
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
而燁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
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聲絕

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
而論之流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
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瀾表方圓戶子水圓折者有古詩離

別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樂府長城

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客之

至長城而飲其馬歸

黃雀

陳思王有野田黃雀行

青松

劉公幹詩

彭澤

陶潛傳潛字淵明成元字元亮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

隱秀篇自始正而未奇至明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於卷末

者即闕此禁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鑾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幸已義門過隱湖從

汲古閣架上見馮己答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為不學者以意增加也

男

登賢雲門

校

登穀春禽

文心雕龍卷第八

文心雕龍卷第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勰撰

潭東徐南溟玉臺

通波陳尚學我田叅訂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

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

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稀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謝云當作酬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

嘗疑韓昌黎
云惟古於詞
必已出降而
不能乃剽賊
後皆指前公
相襲所謂必
已出者將如
何必非杜撰
之比也然不
杜撰恐又入
於相襲無異
於謂樂紹定
之文為文後
字順果可信

革若排王本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
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
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
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
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
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
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兩稱且
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駢服服乘不隻故
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

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
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一作而數筌
一作蹄選勇而驅闔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
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
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
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言管子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
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陳思陳思王為文
謬也

靈水登冬至... 口澤 禮王為父沒而不能讀父之善手澤存焉

如疑 禮王為父沒而不能讀父之善手澤存焉

方罪李斯 向秀傳松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

寧儕無溢 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

無濫不類 禮王為父沒而不能讀父之善手澤存焉

中黃育獲 李善文選注刀于口中黃育

并賦死馬 周禮小司徒經上地

應劭釋正 禮王為父沒而不能讀父之善手澤存焉

三十家出馬一匹

得一疋 漢食貨志 車貳佐乘 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不

馬儷 鄭風大叔于田 雖單為死 左傳

配義 爾雅釋詁匹合也 羿氏舛射

敗駕 莊子東野稷以

多謝 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

養氣第四十一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

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

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壽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臆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恒惕之盛一作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元作敬孫，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臆迫和氣，秉臆

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
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
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
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
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
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
凌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

鑿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并羅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開明寧聽愛精自保適輻服

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斷頰不老長艾謂禮五慙鳧企鶴莊子鳧鴈雖短長之則憂鶴雖長

則悲莊子北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尾閭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尾閭海東川名

置硯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懷筆曹褒傳瑒字叔

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書夜研精沈吟思最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憂用思困

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錐股戰國策蘇秦乃錐股

符伏而誦之讀書欲驅齡伐性性任充効力益秦武王與蘇秦

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者五經章句皆

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誓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陸雲

心西復

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未見公辭焉以流謂僂人曰汝則

左傳節

賈餘 左傳齊高固曰欲 媵理 呂氏春秋

胎息

漢武內傳王真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行之者能

胎之中采必藝文志有

水停 莊子水靜則 精爽 呂氏春秋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大才置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體辭采為肌膚官商為聲氣然後品

藻元黃摘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摠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鏡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誠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與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 注作 方意見浮雜約

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賦且才分不
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
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
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
一作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
文即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
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
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
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

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
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
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
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
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
績寄深寫遠若首唱繁華而腰句憔悴則遺勢鬱
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
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

晉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誦寸

直聖人

失增畫者儀髮而大貌言審本也

為之

率故多尤

曰我固能

自怨識

治偏枯

賈誼傳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

以總

同音

變

兒寬傳張湯為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據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書據史因使寬為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具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解

王曰不

如樂

當爾耶

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作令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

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

耳願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

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

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

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子以為發口為

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

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奧為不刊

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匪窮元作窮。改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賈者亦馭博者該贍，蕪元作無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楸枰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

四者兼之為難，可視可聽而不可味尤

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元作清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元作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

不堪喚者品
之下也

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
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繆元作繆牽忌長以萬分一
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
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摠情變譬三十之輻共
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摠
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曲盡

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

九變

漢武帝詔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玉石

老子法也

落落窈窕左傳周景王將鑄無射於州鳩曰夫音樂之興也魏文
如石魏文帝與論論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之音
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
子盤根虞翻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博塞許慎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
來莊子軒冕在身非性繆牽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
命也物之德來寄也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
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
里何也曰繆牽長故繆牽於車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之輻考江記輪輻三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
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

天運升降
差此篇今學
子讀畢五經
更漢後以此

學文進之勝
源多讀八家
受也

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
臣盡其美者何乃必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
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
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
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
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
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
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
開莊衢之策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

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
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豈雅頌故知暉燁之奇意
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
武戲儒籥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鶴
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柏梁展
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
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
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
文會集騷篆之軼林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
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元作玉屑之譚
元作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
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
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

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

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以補令雖非

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

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于瑞

元作端頌東平檀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

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

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

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

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

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

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
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騷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
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
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
副君之重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
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
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狗質於海隅
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
伯之儔于叔元作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

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
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
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
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
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
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
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
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
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操筆而散珠

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
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元作從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
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
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才禮吏而
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爽雅好文會
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
以筆才逾觀温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
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
峻微言精理何本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固至

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
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
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
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
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
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
英采雲構自明帝元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
林霞蔚而鸞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禁以鳳
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

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纂
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
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
光元作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
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
平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
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疑作焉如面

野老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郊童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
康衢聞童謡云立我茲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風 見明燭雲見通猗歎 鄭康成詩譜湯受命定天下後世有
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七世

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首

章曰猗 詩小序關雎趾之化王者之風 邠風 詩譜邠者后稷

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

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思公劉太王居邠之

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 幽厲 詩小

史述其志主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德風焉 平王 詩註疏平王東遷

見伯刺厲王也蕩名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 政遂微弱不能

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雅下列稱風詩黍離章註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宗廟官室盡為禾黍周室之顛覆終極不忍去故賦其所見 泥

文獻通考卷九

五蠹六虱見諸子篇莊衢以紀文齊王

蘭臺見本節篇荀卿見本節篇

稷孟子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子亮

談天雕龍見諸子篇燔書見諸子篇

禮律草創禮律草創

戲儒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

大風見樂府篇鴻鵠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

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名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用

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

文景漢書文景皇帝高祖中子也

賈誼賈誼傳天子謀以誼任公卿之位

鄒枚鄒陽見前枚乘傳景帝召枚乘

孝武漢書孝武皇帝初立表章六經

金堤漢書武帝既封禪發年數萬人

蒲輪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蒲輪

鼎食王父傳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謀有功為大臣

對策見諸子篇滌器見諸子篇

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

居嘗相如身自著精異神美廣作游器於市中後在
中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
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嚴丞相上書爲蜀人少好學以
辨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 **枚皇** 後學傳事不通經術故笑謂
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 **昭** 昭昭帝紀孝昭皇帝武帝
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少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 **宣**
皇帝武帝曾孫太子孫也昭帝崩後昌 **石渠** 見前
臣王王孫大臣請廢迎帝即皇帝位 **雕象** 見前
穀 同底祿 底祿以穀 元 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
仁好儒宣帝崩 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 **金馬** 濟南傳東方朔
太子即皇帝位 **成** 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 **哀** 哀平 哀平皇帝元帝
避世金 **千首** 見前 **六藝** 有六藝 諸子爲 **哀** 哀平 哀平皇帝元帝
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無子立爲皇太子成帝崩即皇帝位 **光**
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孫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即皇帝位

武 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 長沙定王之後誅王莽復漢 **圖** 見正 **免刑** 後漢文苑傳

謂會大司馬吳漢光武諸儒誅之 屬於獄中爲誅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奏** 唯彪傳彪爲河西大將

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 **明帝** 後漢明帝紀孝明皇帝

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名見拜舍令 **壁堂** 壁雅明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

壁堂 壁雅禮畢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

問達達對曰此胡降之徵也帝 **東平** 後漢東平憲王傳憲少好經書

帝甚 **沛王** 見正 **安和順桓** 後漢帝紀孝和皇帝諱肅宗第四

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孝 **班固** 傳毅 **三崔** 三崔 王延 **馬** 張

衡祭 見前 **靈帝** 後漢靈帝紀孝靈皇帝諱宏帝元孫也

初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十五章因引諸生能爲

友善每行止同與按陸機傳大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道張華

茵京都謂之連璧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元皇晉元帝紀元皇帝諱睿字景文琅邪劉劉琨傳琨字太章

淵器晉書元帝紀元皇久在中朝諸練明帝晉明帝紀明皇帝

帝長子也性至孝有文武庾亮傳亮明穆皇后之兄也與溫嶠俱

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庾為太子布衣之好明帝即位拜中書監

溫溫嶠傳嶠字太真明帝即位成康穆哀晉書成皇帝諱衍字

位十七年康皇帝諱景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在位二年穆皇帝諱

字彭子康帝子也在位七年景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帝少有

年簡文晉簡文帝紀簡文帝諱昱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

孝武安恭晉書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在位二十四

文安帝同母弟也劉裕廢安袁宏孫盛于寶俱見前

帝立之在位二年禪于宋袁殷孫于殷仲文德仲文少有才

藻桓元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桂下武王時為柱下史漆園

中領左衛將軍元九錫仲文之辭也武帝文帝孝武明帝宋書武帝劉

更記莊子者蒙人也武帝文帝孝武明帝氏諱裕彭城人

受晉恭帝禪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檀道濟廢晉陽王立之

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元凶劬即位明皇

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初封王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

湘東王廢帝被弒大臣迎立之王濬參軍歷遷中書令王微少好學

無不通覽善屬文年十六舉秀才除西平袁宋書袁淑博涉多通好屬

王鑠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文辭采道艷縱橫有才辭

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高將為弒逆龍章世說顏彥先

淑諫見害淑兄湛湛兄子顛顛從弟祭祭並有名五色之顏顏延之傳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

龍章謝靈運傳靈運謝靈運以詞彰齊名江左稱顏謝焉博覽羣書文章草

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秀遠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鳳采休經注

與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山上有三

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遇此梁見一翁坐樹下山川明淨何范張

風澤清曠嘉遁之士纒響窟窟籠籠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

沈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傳雲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張邵傳論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之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沈約之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哉非常俗所道者焉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皇齊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仕宋封齊王

得矣沈約傳約博通羣籍能屬文受宋陳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贖廟號世祖文惠太子蕭長懋追尊為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並無中宗高祖

貳離環流易離卦象曰重明以麗環流鷲冠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男登賢雲門登穀春禽校

文心雕龍卷第九

文心雕龍卷第十

物色第四十六

北平黃叔琳崑圖輯注

梁劉勰撰

魏塘陸運然豈儔

荅訂

荳湖姜爾耀子葯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立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以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瑾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名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

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
霰雪無垠矜肅之感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
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
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
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
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
日之容漣漣擬雨雪之狀啾啾逐黃鳥之聲嚶嚶
學草蟲之韻皎日擘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

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
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
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歲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
徒。詭勢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
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
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
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
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

繁而奇與都
絕正坐此也

肥美屬為神
奇於此蓋此

天下事那件
乘從忙裏鑽
獨文亦然矣

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
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
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
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
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與貴閑物
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眩眩而
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
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
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明詳說則繁然風平

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香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
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亦如答

元駒也貴元駒也者蟻
吾見元駒之少丹鳥夏小正
八月丹

鳥羞白鳥夏丹鳥羞也
白鳥謂白鳥也天高宋玉九辯
天高而氣清漚漚楚辭九章
漚漚兮

雅南子見一葉落而如燕之於巢灼灼詩周南
桃之夭夭依依詩小雅
昔我往矣果詩周南
采芣苢

果詩周南
采芣苢漚漚詩小雅
昔我往矣啾啾詩周南
采芣苢

上下家
六朝馬精
不圖之巨觀

嚶嚶詩名皎日詩王風不信有如皎日嘒星詩周南

差詩周南沃若詩衛風思貫易國麗則詩小雅

麗淫賦篇崇華詩小雅秋蘭詩小雅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今華采可略而詳也
夏文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
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
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巫述詩頌義固為經文
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

之圃焜耀似縹錦之肆元行教擇楚國之令典曹改

隨會講晉國之禮法元作襄趙衰曹改以文勝從饗國僑

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曹改而文士不絕諸子以

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士曹改而文士不絕諸子以

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立曹改樂毅報書辨以義范

雖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曹改而中李斯自奏麗而

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曹改況學宗而象物名賦

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曹改室陸賈首發奇采賦

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曹改賈誼才穎陵巖飛瓦

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
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履
緝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
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
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
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
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
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
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

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
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亦樂繼采舊說以為
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馨璧
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
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
跡其為木雀傅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尤賦銘志慕鴻
裁而才力沈脆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高
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綸采無力
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廉之遺

術歟張衡通鑒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
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
氣盛於為筆禍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
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
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
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
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
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

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
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
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永為篤論也仲宣溢
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
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
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
懷筆記之工丁儀邴卮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
劉劭趙都能攀於前脩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
璉風憤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

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
異調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
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
後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疑作和暢鍾
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
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
王青蓮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濼敏於短篇孫楚綴思
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
流別有條理焉傅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

執剛中並楨注作幹之實本非羣華之辭華也成公
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
靡於長篇李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
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
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
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
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
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
元作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
子實

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
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疑作興謝叔
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
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
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
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
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
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秉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六德

書序湯歸自夏至

伊訓

書序成湯既受太甲

吉甫

詩大雅嵩高

仲虺

鷲敖

左傳隨武子曰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百官象物而

隨會

趙衰

左傳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于介之推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國僑

左傳子產之為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不拜

族姓班位貴賤能

樂毅

樂毅傳燕昭王破齊獨言即墨未服昭

王死惠王即位齊之而單聞之乃嚴反聞於

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惠王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而降趙惠王使人讓之毅報以書

荀況更記素隱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飛免呂氏春秋飛免

猗頓冰經注孔鮒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

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宋弘稱薦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

命其篇以顯志顯志者言光明蚌病淮南子明月之珠螺

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蚌病蚌之病而我之利也二班固

兩劉向王命見論新序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崔駰後漢書

尤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言有著述晉中興書李

充江夏人著學箴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字尤也尤在和

帝時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之車諸銘而實達沈脆左傳成公六

仕明帝時馬融仕順桓時以序觀之乃奪尤無疑年獻子曰民

愁則墊隘於是乎垂翼易明夷卦初九明放棄遺術謂逸與延

有沈溺重腫之疾垂翼夷子飛垂其翼放棄遺術謂逸與延

于鼻而延壽於趙壹後漢文苑傳壹身每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

欲突過前人也趙壹擯後屢抵罪友人救得免乃為窮鳥賦以謝恩

又作刺世疾邪七子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

賦以舒其怨憤七子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陳長陳

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丁儀邲

所遺於辭無所假成以自騁騶騶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丁儀邲

鄧魏志自類川鄧鄠海鏡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劉劭注

事類應璩傳璩字休璩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子

何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璩作百一詩

議切時事篇以示在位者咸皆恠愕以為應璩棄之何晏獨無怪也

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古百

晏晏字平叔有景福殿賦文選注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松康

晏故于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賦之平叔遂有松康

傳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
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為世所重顏延年曰說者謂阮籍在
晉文代常應楊憲故發以詠耳
詩潘岳潘岳傳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窺深世言孫興公女潘文世
執成元剛中易象卦象以剛中也且體按湛作周詩昆弟語正如謝
而不免倫盧謨盧謨傳劉琨表抗表理現文旨甚切謨才南
狹者也郭璞傳璞博學有奇才辭賦為中西京光武都洛陽長安在西
郊曲冠嘗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封泰
漢為東都也鄴都文選魏曹操都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封泰
元封建安見明
元年詩篇

知音第四十八

不濟令人愛
古人老杜所
以愛也百家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
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
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
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
固噴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
瓊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
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
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詔東方

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謂
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
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
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
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
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麀楚人以雉
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
器易微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
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

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
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誠異我則沮棄各執
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
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
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
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
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
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
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

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公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焦，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

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
王作 翫澤 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鑿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日進遙聞 鬼谷子內捷篇曰：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 備說 韓非傳：非作孤憤，五

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子虛 見羣書

因急攻韓，韓適遣非使秦，李斯燒書之下，更治非。 嗤殺 魏文帝論傳：殺之於齊，同伯仲之間耳，而因小之與論才。

陳思王集：冀揚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

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試詞文章持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告五霸後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相輕 魏文帝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樓護 樓護字君丁廩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

樓護 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卿故卿之才何不宦學乎緒是辭其父學經傳為吏數年甚得名譽

揚雄 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若麟 麟有利錄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 麟 傳見史注麟

雉 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買而獻之楚王

惟石 尹文子魏注 王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惟 惟石 關于宋之愚人之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于野 燕 樂 關于宋之愚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用谷聞而 東向 雁南而東面而望不見西 觀馬掩口而笑曰與瓦礫不殊

表其情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涪水曰善哉乎鼓琴

洋洋乎 折楊 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琴則嗒然而笑是 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白雪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異采 屈平九章文質疏內 春臺 魏子眾人熙熙如登春臺 樂餌 魏子樂與今眾不知余之異采

國香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 曰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 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 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 類不護細 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亦後人雷同混之 其吁

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恫以靡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慙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汪作恨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公

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反，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龔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滅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

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卻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冊中散采元作悉翼以彪外梗柎其質豫章其幹檇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

改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米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梓材畫梓材若作室家防勤垣墉惟其塗墍幸誕文章敘錄章誕

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對曰仲宣傷於肥顛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觀英文蔚性頗忿焉竊妻受

金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

後有人言相如使客百酒蜀時受金失官

雜錄卷之二

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行文過其實家廢于家術與婦名書數
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故捐棄衣冠心專耕耨以求衣食
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
請託不諳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
參議及實憲敗同先坐免官固不教
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更人苦之
以此頗為正直所羞論曰馬融奢樂恣
性黨附成談同知識能臣欲者解矣
意廣後為
曹操所殺
正平 後漢文苑傳福衡字正平少有才
辯而氣尚剛傲後為黃祖所殺
志詭譎 晉愷懷太子傅賈后將廢太子詠稱上不和召太子置別室
也詭譎 而飲醉之使潘岳作書草若為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
而書之令小婢以紙筆及書早使
太子依而寫之后以呈帝廢太子
郭 郭彰傳彰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賈后
專制彰與參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
尉謂者以弘訓宜為殿內制元位在殿下元志怒厲聲色而責謂者謂
者妄稱尚書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

訟府 孫楚傳楚參石邑驛騎車馬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因此而嫌隙遂構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誦毀時政楚亦抗
表自理紛 管仲盜竊 說苑管子曰管仲
盜竊年 故成陰之約盜也
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
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陳平曰臣聞平家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
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
平反覆亂臣也曹窺傳窺灌東陽侯馮
敬之屬盡害之注錄灌周勃灌嬰也
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
上欲尊寵賢及聞賢常來也光警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
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謂送迎甚
諱不敢以賓客釣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
王戎 王戎傳戎與阮籍諸
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取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取那後以平吳
功封安豐侯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帝雖
不問然為清
鄒枚 鄒陽傳陽以三演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
慎者所鄰 其言于吳知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

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名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徐幹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德文觀讀所未嘗見書敬姜伯曰以獄之家而主猶積懼于季孫子矣者中論二十餘篇成一敬姜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家之業辭義壯雅足傳於後孫武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孫武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弼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兵乎對曰可柳柳陸賈新語柳柳豫章天下之名木立則為大山聚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

心心哉美矣故一本上用之焉元勝按費古來文章以

雕縵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懸邈

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

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

才一作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

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

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子生七齡

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廼怡然而

子送
序志
自安矣

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
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
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
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
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經
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竒言貴浮詭飾
羽尚畫文繡鑿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
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

者多矣至於一作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
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
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
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
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
巧梁書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
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
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
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

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圍汪作別區分
原始以表未釋名以章義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
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一作籠圈條
貫攝神性圖風勢苞一作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
褒貶於才略怙悵元作怡暢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
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
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一作輕采毛髮深極
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矣及其品列一作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
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
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
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
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元脫許補茫茫往
代既沈一作子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
石咀嚼文義文采載心余心有寄

消子

受選法消子齊人好韻水隱于石山著琴心三安編

王孫

漢藝文志王孫一篇曰巧心雕龍見諸

騷子騰聲

封禪之華其聲騰茂實

飾羽

見徵聖篇

魏文

魏文帝集有典論論文論方術

陳思王傳與楊德祖書僕少不好文章迄至

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應場

應場集有文質論

賦

陸機集有文賦

流別

見頌

翰林

隋經籍志翰林論三卷晉著作郎左

首行于世傳中不言有翰林論而玉海引翰林論亦云影也

毛目

子毛舉其目向

餅管

左傳擊餅之智注喻小智也

不勝為數也

莊子秋水篇是直用管闕天

文心雕龍卷第十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雷

校



此書向乏佳刻少宰北平先生因舊注之闕略為之補輯穿穴百家翦裁一手既博既精誠足以為功子前哲嘉惠乎來茲矣培謹於先生為年家子屢辱以文字教督午秋過山左藩署蒙出全帙見示并命攜歸校勘付之棗梨謏劣無能為役又良工難得遷延歲月而後告成匪苟遲之蓋重之而不敢輕云爾乾隆六年辛酉仲秋華亭姚培謹識



